谢家门孔

说明：

在经历了 “中国之旅 ”和 “世界之旅 ”之后，《文化苦旅》现在进入第三部分 ——“人生之旅 ”。

考古学家在寻找一个个远古 “文化 ”
的时候，其实是在寻找人的最初痕迹。文化在发达之后，根子上仍然是生命的痕迹。我在前面写到的那么多古
迹，中国的，世界的，也都有无数高贵的生命在支撑。

高贵的生命要创造文化，必然会经历坎坷。因此，我所说的 “苦旅 ”
，并不是指旅行之苦，而是指创造之苦。由创造之苦连接成了人生旅途，这便是文化的宿命。

我只能以自己最熟悉的一些文化创造者为例，来说明问题。谢晋、巴金、黄佐临、陈逸飞 …… 曾经是上海文化的骄傲代表。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齐刷刷地谢世了，留下一个惶恐而荒凉的上海，也留下一个
惶恐而又荒凉的我。因此，我也要顺便写写朋友们离开后的自己。朋友们的经历和我自己的经历加在一起，大
体能说明 “文化苦旅 ”的本质是什么。

历来总有读者问我为什么那么突出这个 “苦 ”
字，为什么在这个嬉闹的时代如此不合时宜，那就请读读下面这几篇文章吧。

一
直到今天，谢晋的小儿子阿四，还不知道 “死亡 ”是什么。

大家觉得，这次该让他知道了。但是，不管怎么解释，他诚实的眼神告诉你，他还是不知道。

十几年前，同样弱智的阿三走了，阿四不知道这位小哥到哪里去了，爸爸对大家说，别给阿四解释死亡；

两个月前，阿四的大哥谢衍走了，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，爸爸对大家说，别给阿四解释死亡；

现在，爸爸自己走了，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，家里只剩下了他和八十三岁的妈妈，阿四已经不想听解释。
谁解释，就是谁把小哥、大哥、爸爸弄走了。他就一定跟着走，去找。

二
阿三还在的时候，谢晋对我说： “
你看他的眉毛，稀稀落落，是整天扒在门孔上磨的。只要我出门，他就离不开门了，分分秒秒等我回来。 ”

我劝他： “
这个人没有什么恶意，只是理论上幼稚，把现象拼凑当作了学问。你不要生气，如果有人把眼睛、鼻子、嘴巴的组合说成是脸部模式，你会发火吗？ ”

他看着我，不再说话。但后来，每次研讨会我都提议让朱大可来参加，他都不让。而且，还会狠狠地瞪我一眼
。

直到有一天，朱大可发表文章说，有一个妓女的手提包里也有我的《文化苦旅》，引起全国对我的讪笑。谢晋
也幸灾乐祸地笑了，说： “看你再为他辩护！ ”

但他很快又大声地为我讲话了： “
妓女？中外艺术中，很多妓女的品德，都比文人高！我还要重拍《桃花扇》，用李香君回击他！ ”

我连忙说： “不，不。中国现在的文艺评论，都是随风一吐的口水，哪里犯得着你大艺术家来回击？ ”

“你不恨？ ”他盯着我的眼睛，加了一句， “那么多报纸。 ”

“当然不恨。 ”我说。

他把手拍在我肩上。

五
在友情上，谢晋算得上是一个汉子。

他总是充满古意地反复怀念一个个久不见面的老友，怀念得一点儿也不像一个名人；同时，他又无限兴奋地结
识一个个刚刚发现的新知，兴奋得一点儿也不像一个老者。他的工作性质、活动方式和从业时间，使他的 “老友 ”和 “新知 ”的范围非常之大，但他一个也不会忘记，一个也不会怠慢。

因此，只要他有召唤，或者，只是以他的名义召唤，再有名的艺术家也没有不来的。

有时，他别出心裁，要让这些艺术家都到他出生的老家去聚合，大家也都乖乖地全数抵达。就在他去世前几天
，上海电视台准备拍摄一个纪念他八十五岁生日的节目，开出了一大串响亮的名单，逐一邀请。这些人中的任
何一个，在一般情况下是 “八抬大轿也抬不动 ”
的，因为有的也已年老，有的非常繁忙，有的片约在身，有的身患重病。但是，一听是谢晋的事，没有一个拒
绝。当然，他们没有料到，生日之前，会有一个追悼会 ……

我从旁观察，发觉谢晋交友，有两个原则：一是拒绝小人，二是不求实用。这就使他身边的热闹中有一种干净
。相比之下，有些同样著名的老艺术家永远也摆不出谢导这样的友情阵仗，不是他们缺少魅力，而是本来要来
参加的人想到同时还有几双忽闪的眼睛也会到场，便借故推托了。有时，好人也会利用小人，但谢晋不利用。

他对小人的办法，不是争吵，不是驱逐，而是在最早的时间冷落。他的冷落，是炬灭烟消，完全不予互动。听
对方说了几句话，他就明白是什么人了，便突然变成了一座石山，邪不可侵。转身，眼角扫到一个朋友，石山
又变成了一尊活佛。

这天是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八日，离他八十五岁生日，还有一个月零三天。

九
他老家的屋里，有我题写的四个字： “东山谢氏 ”。

那是几年前的一天，他突然来到我家，要我写这几个字。他说，已经请几位老一代书法大家写过，希望能增加
我写的一份。东山谢氏？好生了得！我看着他，抱歉地想，认识了他那么多年，也知道他是绍兴上虞人，却没
有把他的姓氏与那个遥远而辉煌的门庭联系起来。

他的远祖，是公元四世纪那位打了 “淝水之战 ”
的东晋宰相谢安。这仗，是和侄子谢玄一起打的。而谢玄的孙子，便是中国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。谢安本来是
隐居会稽东山的，经常与大书法家王羲之一起喝酒吟诗，他的侄女谢道韫也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，而才
学又远超丈夫。谢安后来因形势所迫再度做官，这使中国有了一个 “东山再起 ”的成语。

正因为这一切，我写 “东山谢氏 ”这四个字时非常恭敬，一连写了好多幅，最后挑出一张，送去。

谢家，竟然自东晋、南朝至今，就一直住在东山脚下？别的不说，光那股积累了一千六百年的气，已经非比寻
常。

谢晋导演对此极为在意，却又不对外说，可见完全不想借远祖之名炫耀。他在意的，是这山、这村、这屋、这
姓、这气。但这一切都是秘密的，只是为了要我写字才说，说过一次再也不说。

我想，就凭着这种无以言表的深层皈依，他会一个人回去，在一大批远祖面前画上人生的句号。

十
此刻，他上海的家，只剩下了阿四。他的夫人因心脏问题，住进了医院。

阿四不像阿三那样成天在门孔里观看。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任务是为爸爸拿包、拿鞋。每天早晨爸爸出门了，他把包递给爸爸，并把爸爸换下的拖鞋放好。晚上爸爸回来，他接过包，再递上拖鞋。

好几天，爸爸的包和鞋都在，人到哪里去了？他有点奇怪，却在耐心等待。突然来了很多人，在家里摆了一排排白色的花。

白色的花越来越多，家里放满了。他从门孔里往外一看，还有人送来。阿四穿行在白花间，突然发现，白花把爸爸的拖鞋遮住了。他弯下腰去，拿出爸爸的拖鞋，小心放在门边。

这个白花的世界，今天就是他一个人，还有一双鞋。

版本号 #1
由 admin 创建于 2026-11-05 12:56:04 UTC
由 admin 更新于 2026-11-05 12:56:04 UTC